

吳景麗 訪問原文精華抄本

(以下為訪問原文，內容未經考證；部份內容的考證可參考研究員整理後的文稿。)

吳：九歲的時候我爸爸請了個粵劇師傅教導我身段，又請了個北派師傅教授我紅網舞，其後我開始參加表演，到十三歲的時候我考進了南國訓練實驗劇團，它是邵氏前身的藝員訓練班。我是當時劇團裏面最年輕的學員。（：那時候您不用上學嗎？）因為我爸爸年事已高，他怕我大學還沒有畢業，他人已經不在了，因此希望我可以快一點找到工作養活自己。我爸爸的職業不簡單，又什麼都不懂，只期望我快點出身，找到一份職業。我之後去了尖沙嘴的香港補習學校讀中、英、數，上午的時候讀書，下午便學習其他東西。直至我十三歲開始加入南國，那裏幾乎都是全日制課程，他們有教授戲劇、說話技巧、演技、舞蹈等。那時候梁漱華老師剛從大陸來港，我就跟她還有王老師學習中國舞，自那時起我才真正開始學習中國舞。學到一些基礎，我便跟鄭佩佩和江青一同代表劇團應邀參加公開演出。後來我進了邵氏，（邵氏）會編排很多歌舞，其中一次很深刻的是他們請來一個日本老師排歌舞片，當時我和佩佩等人也有份參與其中。由於自己本身很喜歡跳舞，每當跳舞的時候我就很快樂，什麼都不會想，老師們也因此很喜歡我。

後來邵氏考慮到聘請外籍（尤其是日本）排舞老師費用高昂，計劃在團內自己培訓排舞老師來教授香港的演員，便派我跟佩佩到日本接近一年的時間學習現代舞、爵士舞。那個時候我才真正學習跳舞。（那時候大概是什麼年份？）約1965、1966年。以前香港很少爵士舞和現代舞，只有芭蕾舞（我自己本身沒有想過學習芭蕾舞），加上當時後來自日本東京的編舞老師排歌舞片很受歡迎，而邵氏在日本有代表（有人照顧），便順理成章到日本學不同的舞蹈。回來後我開始在邵氏排歌舞片(我也有跳)，再過兩年左右也負責編舞。約兩年時間拍了很多片也排了很多舞蹈。那時教（現代/爵士）舞的人很少，我甚至說不出有誰在教。

吳：剛好無線開台，有舞蹈組，我心想：真好，那應該有老師教！便去應徵，但由於我跟麗的工作合約還有一年，因此不可以離開。梅絲麗（我很喜歡她，她跳舞好美）說幫我留住位子，約滿以後就去無線，一年後我便去了那邊跳舞，什麼都跳：中國舞、jazz、ballet，那時我開始想學芭蕾舞，認為它對我的基礎有一定幫助。我於是跟王仁曼老師學了幾年，但由於我是半途出家，所以跳起來顯得不夠正宗。而Jazz、contemporary從來是我喜歡的，所以我也一直向那方向走。我反而有幾年沒有接觸中國舞，只在電視上跳，因為那時我認為中國無很沉悶，所以沒有很大興趣，只是喜歡西方舞。當時我的朋友文漢揚、鄧孟妮從英國回港，組織了HK Ballet for All（舞團），找我加入，我在裏面學到很多東西。Henry Man（文漢揚）是個很好的編舞和老師。之後他返回英國，我便辭職跟他一起回去，有人認為我離開電視台很浪費，但我不想只停留在一個地方，我覺得自己仍然不足，希望學習更多知識。去英國倫敦尤斯頓（Euston）「London Contemporary Dance」學習了一年contemporary和jazz。剛剛梅老師（梅絲麗）要回去澳洲，蔡和平先生前來英國請我回去（香港）幫忙排舞。我返港工作了不足兩年，覺得壓力好大。那時候每周要編四晚的舞，每天上午編排舞蹈，下午彩排（dress rehearsal），晚上上演。而且在無線，不是人人都喜愛跳舞，更多只視其為職業一部份，我做下去覺得辛苦而且沉悶。也許那時我太年青，不懂將教舞和編舞工作劃分，的而且確兩者存在很大分別。故此我再次辭職去英國留學一年。回來後我開辦自己的舞蹈學校。

吳：每一種舞蹈都有不同特色。我覺得（那種轉換）應該是有內心出發。香港早期舞蹈的中國味道其實沒有很濃，一直都很西化。大家的中國觀念不太重，反而很崇尚西方那一套。以往我們很專注跳單一類型的舞蹈，現在心態轉變了（想要跳更多元化的舞種，包括中國

舞)，但吊詭的是我們沒有很深的中國思想，因此只能跳出中國舞表層的「殼」，我們可以模仿民族舞蹈的衣著裝扮，卻捉摸不到它底下的民族特色和精粹。對。西方舞也是如此。很多人看過西方歌舞片/電影以後，模仿了動作便以為清楚西方舞是什麼，但卻缺乏了其內在的情感，譬如Jazz，我們（香港人）不夠外國人跳得豪放。以前我常常跳（西方電影的舞蹈），因為很喜歡，喜歡就會模仿，但不怎麼內在，即使現在在外國生活很久了，但我跟本地人的思想仍然不相同，所以很多時候我只能盡量發揮自己最好的水準。這個差異其實也有好處，就是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風格。例如我會在現代舞的編舞裏面加入中國舞元素，跳出來的效果十分特別。近年在香港，跳芭蕾的（舞者）只會芭蕾……

吳：邵氏編舞那時人人叫我「師傅仔」因為我很年輕，只有十六、七歲。大部分的舞者都比我年長，訓練班的學生（我也有教過秦祥琳）比較難處理，因為我年紀太小所以他們不服我，會覺得我沒有資格當他們的老師，我唯有用惡來建立威嚴。從中其實獲得很多經驗，對於我來說也是一種訓練。有名氣的演員：陳后、曾江很尊重我。我記得拍粵語片的時候，寶珠、芳芳、家燕都很好，可能年齡相約，而且他們真心想學跳舞，知道我曉得跳舞，因此對我很不錯。會，他們都很尊重我。

吳：那時候這類型的影視製作（歌舞片）很少，而大家（香港人）都樂意接觸新事物，對於新事物的渴求像一種口渴的感覺。那時候，外國有幾套當紅的歌舞片例如West Side Story等等，我重復看了很多遍，而且外國每次有舞團來港演出，我一定會看（來港的Musical很少，舞蹈團相對較多，譬如Alvin Ailey、Paul Taylor）。香港人普遍很接受新的事物。

吳：那時候我們經常演出。Tania認識一位英國人，經介紹我們有時候會去fit club、city hall等不同大大小小的場地表演。我們全部是跳舞發燒友，都喜歡一起跳舞。Henry——很有創意的舞者，在英國看了不少舞蹈表演、舞臺劇、音樂劇，回港以後便跟我們分享很多嶄新的想法，（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）再為我們編舞。那時候我只專注跳modern，其他人就跳芭蕾舞、classical（也有小許modern）。

我記得當時有人批評我們穿leotard上臺表演太性感，但我們心裏清楚這只是因應演出需要，何況我們不是光脫脫什麼都不穿，我們穿了leotard，跟芭蕾舞的衣著其實相類似。那段時間我們一星期至少排練三、四晚，這樣子持續了兩至三年左右，有時候周末不用上班，又空出來排舞，排舞以後便一起去吃飯，所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行政上的工作全都交給Tania負責，因為沒有人懂。

我記得有一個演出，布景是水底，我們飾演水中動物。麥秋是我們的燈光設計師，他（我忘了是Henry還是麥秋的想法）拿來一碗水，加一滴油進去，再加上顏色，然後將碗裏的影像投射到舞臺那塊布景上面，模仿水裏面的泡泡，非常美麗。這些全新的想法讓我大開眼界，所以當時我很想去英國，希望看更多與眾不同的東西，相對而言，在香港接觸新事物的機會太少了。Ballet for All不是維持了很久，因為大家都在同期去了英國，那就停了……